



戰時綜合集叢書第五輯

統一問題論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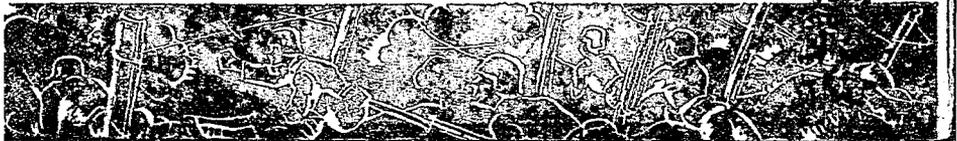
者 筆 執



張	葉	林	葉	張
絢	北	耀	湖	君
中	青	麗	經	勳

獨立出版社印行

中國圖書公司



MG
K26S.1
19/2

次 目

目次

第一章 中國統一運動的過程

- 一 統一運動的領導者..... 1
- 二 統一運動的遊潮..... 2
- 三 統一運動的經過..... 2
- 四 尾語..... 8

第二章 統一問題論戰的發生

- 一 統一問題論戰的背景..... 9
- 二 統一問題論戰怎樣發生？..... 9
- 三 統一問題論戰應否發生？..... 10

第三章 文化界第一次對於統一問題的論戰

- 一 論戰的經過..... 11



三 統一戰線的意義..... 11

第四章 文化界第二次對於統一問題的論戰..... 19

一 論戰的起點..... 19

二 論戰的核心..... 20

三 論戰的戰場..... 20

四 一封公開信的反覆與糾葛..... 31

五 共產黨的答覆..... 45

六 所謂「特殊」問題..... 47

七 結語..... 50

編後餘話..... 51

討論大綱..... 51

第一章 中國統一運動的過程

我國的統一運動是一件極艱巨偉大的工作。因為自歷史上而言，我國數千年來的政治制度，從某種眼光觀察，似有利於割據軍閥的產生。有利於軍閥割據思想的存在。割據軍閥思想的不易消除，卻不免給予統一的進行以相當的阻難。其次自洋濟上而言，中國的經濟情形至今尚停留在農業及手工業生產時代，各個地方自給自足，變成「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的習俗，對於統一的構成，自然沒有良好的環境。以這兩種基本困難，復加上外力的阻礙，使人覺得統一運動之成功幾乎是不可能。

但是，中國的統一運動，雖然艱難萬分，結果，統一畢竟完成了。這自然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而其中原因則不能不歸之領導與致力統一運動者之勇氣與毅力。

一 統一運動的領導者

中國統一運動的領導者，無疑是中國國民黨與當今最高領袖。中國國民黨之領導統一運動自成立以來而已然。從歷屆中國國民黨宣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國民黨的基本目的，為求中國和平統一。中國國民黨所奉行的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的目的，也是外求獨立內求統一。自北伐完成以後，中國國民黨站在以黨建國的地位，自然更負起領導統一運動的責任。至於領袖的含靈忍苦密毅不拔，致力國事，更遠得這一聲與聖而統一運動的領導者。安內攘外工作的大功告成，領袖的努力實在值得大書特書。

但是，領事與兵力同一運動者，勇氣與毅力究竟從何而來？我們只須看一個有力的國家，便知其所以然。三民主義給予他們以精神，給他們以奮鬥的勇氣。這種勇氣與毅力，是完成第一運動的要素。所以三民主義是中國統一運動的動力，有了這原動力才發生奮鬥的精神，有了奮鬥的精神，才有統一運動的發展和形成。離開三民主義而談統一，是不可思議的事。

二 統一運動的逆潮

說到中國統一勢力之逆潮，約略言之有三：第一是封建殘餘勢力之逆潮，第二是軍閥主義勢力之逆潮，第三是思想謬誤者的背道而馳。所謂封建殘餘勢力包括北洋軍閥、奉天軍閥、皖系軍閥等。帝國主義勢力則以日本帝國主義為最重要。而思想謬誤者則有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等，其中又以前者為害最烈。

試敘述其阻礙統一運動之善例，則有北洋軍閥官軍武力，阻礙統一運動之高潮。有日本帝國主義五三出兵濟南，九一八，一二八諸事變以及長城之役。思及此，則其阻礙統一運動之善例，當然對於統一的完成有莫大之打擊。然以種種善例，阻礙統一運動之工程不但不因此挫折，反因此從艱難奮鬥的環境中長起來，樹立不堅固不拔的基礎。

這兩種勢力——統一與反統一之鬥爭，便形成了統一運動之歷史。

三 統一運動的經過

統一勢力之初萌芽，是結於民國十五年廣州國民政府之治委會通過粵統一案。在那節目前，不僅全國的政治統一可言，即粵粵亦談不到統一，自那時以後，粵統一有了始源，全國統一也

有了胚基。這個胚胎的發展滋長，便是後來與已有的反統一勢力及新生反統一勢力作激烈抗爭的根據。民國十五年七月，蔣介石先生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統率三軍，誓師北伐，統一全國的工程於是激烈的進展。因國民革命軍的英勇奮發與蔣總司令的銳利得宜，出師僅兩月有奇，便收拾了湘鄂贛三省，粉碎了北洋軍閥的武力。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遷奠都南京。這種近乎奇蹟的事實的結果，是使近乎虛無飄渺的全國統一成爲肯定的可能與必然。

自然在國民革命工作進行中，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正在軍事激烈進展中，後方的武漢發生所謂汪精衛與共產黨聯合的政府與南京的國民政府對抗。不久又發生南昌暴動，以及廣州事變等不幸的事實，這種事實是思想謬誤者對於統一運動一大打擊。

另一方面，嫉忌中國統一最甚的日本帝國主義，又一面幫助張宗昌孫傳芳等阻攔死灰復燃，一面親自出兵侵入濟南，阻止國民革命軍的北上。五三慘案遂以發生，造成了統一運動史上最悲痛的一頁。

甯漢分裂與五三慘案這兩種反統一勢力打擊統一運動的結果，是使統一運動已得的成功幾乎完全消滅，最顯明的證據，便是孫傳芳軍隊的進據龍潭。所幸十七年一月，蔣介石先生復任總司令之職，武漢政府宣告消滅，北伐軍事遂得廣續進行，同年二月遂聯合馮閻二軍，擊破奉軍。奉軍首領張作霖出關被炸，張學良自動易幟。全國統一遂粗具規模。

東北易幟以後，最大的幾個軍閥勢力已剷除，全國統一可以說十成八九。但也很不幸的，其間忽又發生所謂共黨之亂。共黨自從南昌暴動失敗，廣州事變不成之後，便四散潛入湘鄂贛粵，煽動農民暴動，遂漸至構成割據江西成立蘇維埃的局面。這種局面延長了五六年之久，直至二十三年秋，才由中央以軍事勝利恢復原態。

在這五年多的長期內戰中，國力是大意消耗，人民是無限的犧牲，萬惡小日寇便乘機侵略東北，

竊伺察察，盤食鯨吞，交行一軌。國難嚴重，痛點。國亡之禍，海潮覺悟，一切如壞統一的工作，遂受了大眾的厭棄。共黨江西的失敗自此，國難的憂心一理亦以此。

在這期間，政府一方面要應付嚴重的困難，一方面要進行國內的統一運動，其實在黨外非若若輩巨。所幸一切措置得宜，這大事件皆西安事變，若兩學之變，均能化險為夷。而自西安事變以後，全國精誠團結，統一大功遂大發皆既。其中有值得特別注意的，便是共產黨的向中央表示獻誠，中央決定接受獻誠，並議決接受獻誠之最低限度辦法（即根絕赤禍案決議）。今將此項決議案抄錄如下：

中國國民黨二中全會根絕赤禍案的決議

本黨以歷史之使命，奉 總理遺教，致力國民革命以建設國家，發展民族。本春秋無外之旨，對於世界，殷殷焉斯。於大同之治。對於國內，更斯焉叮咛慘痛之見，惟求舉中國力，奠定統一之基，以謀中國之自由平等。故凡屬三民主義，遂奉革命方略，而顯共圖努力於國民革命者，無不引為同志，而端誠容納。此為 總理創立革命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以迄中國國民黨一貫之精神。是以與中同盟時代，延招具有民族意識之士，十三年改組時，則容納共產黨員加入本黨。史實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之後，竟食誓言，在本黨掩護之下，初則對本黨陰分壟斷，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當時本黨猶力予容忍，冀其自悔。遂國民革命軍出衡湘，克武漢，乃復遮斷本黨與民衆之連繫，播植赤化之禍種，以冀殲滅本黨革命建國之基礎，阻攔東下滬甯之師，牽掣北伐鄧沛之役，演成兩湖之恐怖，構成晉漢之痛史，北伐大策，幾致停頓。又復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幹，鼓動階級鬥爭，奪取革命之權。本黨為鞏固黨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計，乃不得不當機立斷，以有清黨之役。此共產黨人以自絕於國民者，自絕於本黨，往事歷歷，為當世所共見聞者也。嗣復一面

鼓其邪說，誘惑青年，一面結集成黨，四出騷擾，爲患十餘年，荼毒十數省。遠之如武漢、南昌、廣州、長沙之變亂，以及粵之醜海，閩之龍巖、永定；贛之吉安、上饒、永新、銅鼓、弋陽；湘之平江、瀏陽、華容，鄂之沔陽、黃安、監利，豫之商城、潢川等縣，匪蹤所至，田疇爲墟。又復僞立政府，設贛粵閩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躪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於毒害人民之匪類，致不得不予以蕩除。數年以來，節節清剿，賴我將士習勇忠誠，秉持三民主義，犧牲奮鬥，卒能扶其根株。凡屬匪衆歸順而爲國軍克復之地，立即爲之區區條理，招輯流亡，不數月而漸復舊觀，民獲安居，咸避得所。以我寬仁，易彼殘暴，相形之下，婦孺皆知。彼等自江西總崩潰後，由湘、黔、滇邊境而四川，而甘陝甯青晉等省，於人民則裹脅之後，繼以殘殺，鹽舍則摧毀焚燒，惟恐不盡。城市農村之蹂躪，莫不盡力破壞，鮮有子遺。是皆陳辜昭彰，無待殫述。尤可痛心者，九一八以來，國難殷如此，全國國民在統一政府之下，實行集中國力，轉禍爲福，悉心起謀，充實國防，以禦外侮，猶恐不及。而共產黨人乃乘國家危急存亡之際，肆意擾亂，於滿洲之役，則益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益攻綏州。危及南昌，使抗敵之師，爲之牽制，其他破壞國防，摧殘民力之事，更變本加厲，言念及此，舉國罔憤。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餘，偶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爲懷，決不斷入自新之路。惟是鑒往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誠悔過，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爲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則中央爲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益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彘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股憂。就自前最低限度之辦法言之：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權統一，爲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澈底取消所謂「蘇

第三、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爲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爲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殘相爭。要之，凡獨立自主之國，斷不能容許有反國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體，亦決不能容忍任何殘害民生，毀壞道德之行為。本黨實建國立人之責，共產封禁割裂厚制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實際組織爲背景，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宗旨絕對相反。吾人須知：必先恢復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與道德，樹立中華民國獨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復中華民國固有之版圖，承繼我中華民族歷史之光榮，以實現三民主義。故赤禍之必須根絕，乃爲維護我國家、民族至當不廢之大道。凡噓斯言，果具決心，而以事實表曝於全體國民之前者，均所容與。否則仍當以國脈民命爲重，不能輕信謠言，貽國家民族以無窮之患，此乃本黨責任所在，敢爲全國同胞告者也。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大會通過)

這次議案中提出的三點由共產黨於其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國難宣言完全接受，今將其宣言抄錄於下：

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如下：

親愛同胞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爲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中國國

民衆的瞭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前途，有著怎樣巨大的意義嗎！因爲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的前途亦已創設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爲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

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爲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堅忍不拔的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願乘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

- (一) 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
- (二) 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
- (三) 實現全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的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諸項，均爲中國的急需，以此懸爲奮鬥之鵠的，我們相信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國共產黨願在這個總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手攜手的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深切的知道，在實現這個巨大目標的前進路上，須謀克復許多的障礙和困難，首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礙和破壞，爲着取消敵人陰謀之藉口，爲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的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再向全國宣告：

- (一)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 (二) 取消一切反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其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石印縣建設政府，實行「糧食自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稱及番號，改稱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之職責。

親愛同胞們！本黨這根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膿血，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上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黃軍已獲得同應的贊許，現爲求得與中國國民黨的團結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建設，執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許多語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強敵的侵略。

憲法矣！請急矣！同胞們起來！醒全國四萬萬同胞更親密地團結起來罷！我們偉大的悠久民族，是不可戰勝的（憲法是不應被征服的）。起來！爲鞏固民族的團結，爲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勝利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

抗日戰爭勝利萬歲！

獨立自由幸福新中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已是我民族抗戰揭幕之際，共產黨之所以在此時毅然接受中央條件，表示誠誠，完成救國的統一，是因於怖於外侮之亟，覺悟統一不歸救國。共產黨的這種果決的變化，經過了已往十年的錯誤，證明了中央的條件正確。

四 尾語

共產黨已檢驗、舉國不僅統一，而且一致，以一致的步伐，一致的決心，與強暴的敵人決鬥，粉碎敵人剝奪我國土的陰謀，還可以說是出乎敵寇意料之外的。敵寇在我一致抗戰之下狼狽顛覆，是必然的。

事。我們說勝利亦是必然的事。

第二章 統一問題論戰的發生

一 統一問題論戰的背景

循線然的，無甚任何一件運動的發展必有若干阻礙與逆潮，統一運動發展的過程中也免不了反統一的勢力的存在。這種反統一勢力在統一運動開始時總想壓想防止，在統一運動進展時想阻撓想遏止，到了統一運動完全成功，統一勢力不可反抗的時候，實際行動上對於統一運動加以防礙或破壞已屬不可能，便只得在暗、僻處或背詞之中表示其憤懣與怨嗟。

但是這種反統一勢力的言詞的憤懣也是真正統一狀態中所不允許存在的。因為這種言詞豈不能整個破壞既成的統一，却能夠弱統一的威力。統一勢力對於反統一勢力的言詞與煽動加以打擊，乃是當然的事。因而論戰的發生也是理之當然。

所以統一問題論戰的發生必有其背景在。這個背景便是反統一勢力的潛伏與蠢動。我國統一運動雖告粗成，但剩餘的變相的封建餘孽還是不少，這部份子對於統一引論戰是極可能的事情。

● 一一 統一問題論戰怎樣發生？

在第一章中國統一運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自從北洋軍閥消滅，東北自動漢口以後，中國統一所一或問題的就只有中國共產黨的對峙。而自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議決，共產黨寬容接受條件以來，中國的一統一就歷不成問題。可見自從共產黨九二二宣言以後四月有餘，市面上忽然發現許多五顏六色的小冊

子，這些小冊子的來源不外乎共產黨的負責人陳紹禹、洛甫、博古、毛澤東、徐特立、周恩來等。從這些小冊子及其他宣傳品中看出共產黨不但不會確切實行他九二二宣言中的約言，而且還有曖昧不清的趨向，說明了共產黨對於鞏固中國的統一並沒有最大的決心。這樣，中國統一運動從沒有開過國境界又復回到「右隱名焉」的地步。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般明見之士便不由得感覺前途的危險，因而提出這一點來，加以討論，並且希望從和平討論中得到一條解決的途徑，解除這種危疑。

然而代替和平誠懇的討論而起的却是統一問題論戰。這也許是因爲一方而雖然有誠意坦白的討論，而一方面却沒有的緣故。不過無論怎樣，由統一問題的討論而轉成統一問題論戰乃是一樁很不幸的事。

三 統一問題論戰應否發生？

爲什麼說統一問題討論轉變爲統一問題論戰乃是一樁很不幸的事呢？因爲很顯明的，光明的坦白的討論自然比激烈的論戰來得合理而且有效。並且照理，中共既然直言擁護統一，當然有完成統一的誠意，對於要求統一的意見就不應誇斤誇價，至於意見的爭執，更屬不應當，如何有論戰的可能？現在論戰既然發生，就表示中共不是沒有完成統一的誠意，就是對統一的認識不清楚。而這兩種可能都是對於統一與抗戰前途不利的。

因此，我們對於統一論戰最好是希望它不發生，既發生之後，也不要再延長下去！最好的辦法是將論戰改變爲誠意的討論，虛心的接受，以促成統一的真誠與強化！

第三章 文化界第一次對於統一問題的論點

這本論點，是文化界在漢口的時候（約自二十六年十二月首領起程後起，至二十七年十月大漢口撤退）的活動情形。其時，漢口的出版物種類很多，性質複雜。因為出版物的衆多複雜，其中便發生各項問題爭執，論戰。統一問題論戰便是其中之一。

一 論戰的核心

當談問題論戰的核心，多集中於「統一有沒有戰線」的問題。有的人主張「統一戰線」，認爲「統一必須用戰線的形式來完成」，有的人則認爲「統一就是統一，統一沒有戰線，有了戰線就不是真正的統一」。圍繞着這個問題，唇槍舌劍的論戰遂激烈的展開。

二 統一戰線的涵義

在研究統一戰線論戰之前，我們得先明瞭所謂統一戰線的涵義。統一戰線的涵義，據一般解釋「統一戰線」的文字來看，大致如下：

「統一戰線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政治團體在共同綱領基礎上爲反對共同敵人和達到共同目的而共同自願的團結」。

（王明：救救時局的關鍵）

（胡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幾個基本問題的考察概要）

「統一戰線是由各個不同的集團，根據其自身的立場而來參加，組成，獨立而共同的存在，獨立的

立場上不能不存在」。

「統一戰線本身就是一個鬥爭方式，只有在鬥爭中方能發生而且發展」。

(同上)

「因為統一戰線內中包含各個立場不同的集團的矛盾，所謂『磨擦』正是由於各集團之間的矛盾而產生」。

(同上)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統一戰線之所謂「統一」乃是所謂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的統一」。其所謂「統一」實非「統一」而為「並存」。其內中各分子有獨立的立場與存在。因此其間的矛盾非但不能消除，而且必然發生衝突，這種衝突表現則為「磨擦」，嚴重則為「鬥爭」。

根據所謂唯物辯證法的原理，我們又知道矛盾的統一的兩矛盾因素實在是不並存的，暫時的並存只是其一受另一的壓制而暫時屈伏，這種並存是不安定的，是極危險的。不久將將來，受壓制的因素將奮起鬥爭而打倒另一因素。所謂「統一戰線」蘊深不包含這種意思。

三 統一有戰線嗎？

統一究竟有沒有戰線？這個問題是辯論的中心。提倡「統一戰線」的人都認為中國的統一運動目前應以統一戰線為準則，為限度。我們不必超過統一戰線而談真正的統一。並且，對於真正的統一，相約絕口不談，若有所忌諱。至於他們的理由，我們可以找幾個代表來看：

「在民族危機更進一步條件之下，除了我們偉大民族全體總動員去進行堅決的、無情的、英勇的、反日鬥爭而外，別無其他救國方法；同時在共產黨方面，除了抗日救國的人民統一戰線這個策略而外，沒有其他任何辦法能動員全體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神聖的民族革命鬥爭」。

(陳紹禹 中共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

「我們相信僅由此方法，我們可以得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毛澤東：對美國記者談話)

「當今民族危機更加緊迫之時，我全民族抗戰力量更加團結，實為抗戰時局的中心關鍵。團結全民族抗戰力量的根本方策在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

「目前挽救時局的關鍵，在於我全民族抗日力量更加團結，同時事實已證明，團結我全民族抗日力量，唯一正確方策，便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王明：抗戰時期建國綱領)

但是這許多理由，都只不過是直覺的武斷的臆測而已，實難算上什麼理由。因此有人便予透徹「統一戰線至上論」的論調以嚴厲的駁擊。有一位張傳璽先生在「統一戰線」一文對得最透徹。茲抄錄原文於下：

「統一」沒有「戰線」

每個國民，都是一個心，一個意志，一團團結，整齊步伐，才總算真正的團結。一個政府命令和法令，不論在名義和實際上，都普及於其領土的任何部份，才總算真正而統一。有了真正的團結和統一，才能產生偉大總國運的力量；我國地大物博人衆，過去不論在國際間佔着何等優越的地位，反帝帝國主義者不斷的壓迫侵略，就是因爲沒有做過真正而統一的事。

這次倭寇窮兵黷武，迫我日寇，從遼東東北四省以後，氣燄愈高，以爲要用總準備數十年的厚利武器，并利用我國一向不能團結的弱點，必能使我割地賠款。那知實情恰恰相反，竟把全國民族喚醒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甘心做亡國奴，那有把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力量換補起來，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利害原則之下，和敵人死拚。

自 領 導 導 抗 戰 以 後，中 國 共 產 黨 爲 於 去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發 表 的 三 民 主 義 六 大，并 提 出 取 消 維 護 國 民 政 府 的 委 員 會 改 委 員 會 之 此 舉 動，取 銷 蘇 聯 埃 斯 的 軍 事 政 府 以 及 蘇 聯 軍 隊；其 他 各 派 也 相 繼 解 除 武 裝，加 入 抗 日，因 而 即 刻 形 成 一 種 空 前 的 大 團 結 大 統 一。各 國 國 家 政 府 和 民 衆，幾 乎 沒 有 一 個 不 在 國 民 政 府 和 領 導 指 導 之 下，揮 刀 合 作，爲 國 家 民 族 而 奮 鬥，這 時，中 華 民 國 的 國 旗 莫 不 歡 欣 鼓 舞，爲 國 家 民 族 的 前 途 送 幸！

不 料 國 民 這 種 歡 欣 幸 的 心 理，保 持 不 到 多 時，就 因 政 治 上 和 社 會 上 的 不 良 象，或 事 實 的 變 生 而 漸 漸 消 失 了。短 可 講 的，自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自 蘇 聯 某 一 部 分 人 覺 醒 出 以 後，國 民 政 府 國 內 的 真 正 統 一，起 了 懷 疑，因 爲 他 知 道 統 一 戰 線 統 一，統 一 是 沒 有 條 件 的，統 一 而 又 有 戰 線，誰 都 不 會 了 解，因 爲 所 謂 戰 線，當 然 不 只 一 個 單 位，如 國 際 間 所 謂 人 民 陣 線，是 世 界 各 左 傾 國 家 的 一 種 臨 時的 刺 擊 結 合，是 因 對 抗 右 翼 集 團 法 西 斯 戰 線 而 起 的，法 西 斯 戰 線 消 滅，人 民 陣 線 也 會 隨 之 消 滅。現 階 段 的 中 國——生 死 存 亡 最 後 關 頭 到 臨 中 國，是 對 於 一 種 真 正 的 國 家 的 統 一，以 抗 禦 外 侮，并 不 需 要 什 麼 統 一 戰 線。其 實 統 一 戰 線 也 無 法 成 立，因 爲 統 一 與 戰 線 本 身 是 互 相 矛 盾 的，有 戰 線 就 不 算 統 一，既 統 一 就 沒 有 戰 線。前 面 已 經 講 過，所 謂 統 一 不 只 是 一 個 單 位，那 末，戰 後 的 各 個 單 位，無 論 如 何 就 免 不 了 一 些 無 謂 的 磨 擦，有 了 互 互 的 磨 擦，力 量 相 消 於 內，那 末 還 能 生 出 很 大 的 力 量 來 抗 禦 外 侮？國 民 既 然 一 方 面 深 切 認 識 到 這 種 磨 擦 中 不 容 有 國 民 抗 戰 力 量 的 久 散 抗 戰 陣 容，任 何 言 論 行 動 或 組織，但 另 一 方 面 又 看 到 一 部 人 的 戰 線 不 能 有 而 又 不 可 有 的 良 態 統 一 戰 線，他 們 自 然 會 發 生 一 些 疑 慮 憂 懼 心 理 事 不 能 不 經 對 抗 了。

依 照 中 共 領 導 陳 獨 高 毛 澤 東 先 生 的 說 法，中 國 要 抗 戰 勝 利，就 非 擁 護 大 團 結 大 統 一 不 可，所 謂 擁 護 大 團 結 大 統 一 戰 線，就 是 要 以 國 民 黨 爲 中 心 爲 基 礎，而 吸 收 國 共 以 外 的 各 派 各 團 體 以 及 廣

大民衆與共黨統一戰線方面來。我們若單從表面上去看，也許覺得他們這種說法是有相當的理由，並合乎目前抗戰環境的需要，但若仔細思索，就知道所謂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不需要，而且根本就不通。

第一、現在的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以前所謂他們所倡的救國聯合戰線，名稱雖已變更，但內容，並沒有兩樣。在過去國民黨各黨派他們存在的時候，他們提出救國聯合戰線的口號，來圖自己苟且生存，也許為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在他們既經投誠國民黨，國民黨也已經允許他們存在以後，就不應再提出什麼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來造成種種思想的紛歧。以前他們總說國民黨一黨專政，不允許國民黨以外的人參與政治；現在，國民黨已將大門打開了，國內各黨各派以及任何個人，只要是真正愛國救國的，只要是誠意信仰三民主義的（因為三民主義，就是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儘管可以進來。不過進來以後，一定要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和最高標準，在國民黨及其領袖的指導之下，努力奮鬥。毛澤東指示不是會說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共產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嗎？中國共產黨不是會宣佈信仰三民主義，交出紅軍，而放棄其一切政策嗎？為什麼到今天並不要另他別放棄其黨綱領，痛痛快快加入國民黨，而要提出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口號呢？難道中國一定要兩個以上的政府才稱統一才能抗日嗎？果如所云，那對於黨持什麼態度在過去也能打倒軍閥清反動而為力起？為什麼前年冬季也單獨在雲南發動抗日？這次淪陷後的抗戰以及八一三抗戰的展開，不是在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是國民黨提出來的？是共產黨提出來的？和共產黨提出來的力量。自然，中共加入以後，若能真正三民主義而奮鬥，我共方對於日敵，那力量豈止當然更增加厚了，更為打倒敵人；但如如果中共沒有抗日救國的決心誠意，只想藉着抗戰的機會，公開活動，厚植自己，資方，以為奪取政權之資本，而民族統一戰線來作護身符的話，那只有造成國內的紛亂，而加速中國

的滅亡，所以站在真正救國的立場上來說，我們只有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的指導之下，激能合作，同死與敵人奮鬥，才能求得國家民族的生存，什麼聯合聯線和民族統一戰線，都是發瘋，甚或是大有害，抗戰的東西！

第二、三民主義得中今日之冠，是抗戰時期最高綱領，已經沒有人再否認的了。那中國只這一個主義，為什麼中共要硬要出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而主張中國多黨？在一個主義之下，而有幾個政黨，不但理論不通，事實上也不可能，就是古今中外，也沒有出這樣一個先例！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主張由各黨派聯合起，抗戰，才有勝利的可說，我們則認為只有各黨各派乃至各階級，都願犧牲其自身利益而溶化於一個主義——一個三民主義，政黨——國民黨之下，并貢獻所有力量，來打擊敵人支持抗戰，勝才有希望。因此祇有表面的聯合，甚至於做出同床異夢的勾當，那是無補於國是的。陳紹禹先生說：「重慶的歷史事實證明，除社會主義的蘇聯以外，其他國家沒有一國是實際上只有一黨存在的，而各黨並存的事實，絕不會妨礙統一國家的建立和鞏固，英法美等國的情形便是明顯的例證」（見陳紹禹抗戰言論集第五六頁）。不錯，英法美等國的各黨並存是事實，但這些國家各政黨的產生和並存，沒有一個不是因環境需要而然，也沒有一個政黨，不有其悠遠的歷史背景的。英國的保守黨自由黨，係由托利黨（Tory Party）和托格黨（Whig Party）蛻變而來，托利黨是擁護皇權的，後來就變成保守黨，托格黨是主張民權的，後來就變成自由黨。美國之所以有共和民主二黨，係因美國在獨立戰爭之後制定憲法成立聯邦國家的時候，國會裏雖然有兩個意見，大邦的代表主張聯邦的是一派，小邦代表主張聯邦又是一派，前者因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故稱共和黨，後者因欲保留各邦權限而不主張中央政府的權限太大，故稱民主黨。總之，歐美各國的政黨，都是這樣因環境的需要而產生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主張中國多黨，難道也是見於中國的環境需要嗎？

在我們以冷靜的頭腦和客觀的眼光看來，除中國國民黨外，中國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任何黨派；因為一個政黨，是某一部人意志的結合而代表某一階級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的，中國社會，既沒有發生階級利益的衝突，自然就不需要某種政黨去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同時三民主義是最適合中國國情而無所不包的主義，中國國民黨是謀全民利益的政黨，既有這樣一個主義與政黨，自然就不用不着別的主義和別的政黨了。

明確的說吧：三民主義的民族革命，一方面要謀自己民族的出路和解放，同時還要謀全世界各弱小民族的解放，那末，那專圖自國富強，不惜侵人的國家主義派，中國當然不需要；同時，中國社會，一般都是貧窮，沒有大貧大富的區別，也沒有勞動和資產對立的兩個階級，那末，那專門打倒資產階級而只謀勞工利益的共產黨，中國當然更不需要了。

統一與戰線既是互相矛盾衝突，根本不能成立，而中國的事實環境，又並不需要中國國民黨以外的黨派，果真具有愛護國家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誠意的人們，便應該擁護真正的團結統一，消除成見，放棄階級及個人的利益，來謀國家民族的利益，爭取抗戰的勝利。假使單在口頭上說擁護統一，信仰主義——三民主義，而實際上却要喊什麼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幾個組織和幾個黨派並存，那便是別有企圖，別有陰謀，沒有抗日救國的誠意，那便會增加理論與行動的紛歧，分散抗戰的力量，我們對於這種人，要隨時加以戒備，隨時加以防範才行。

(創導二卷十期)

在民意第十九期葉揚中先生也有一段批評統一戰線的文字，說明了統一即是統一，無畫蛇添足，加上一「戰線」兩字之必要。今節錄如下：

內求統一 外求獨立

葉瀚中

「統一」的意義及條件，本來是很簡單的，談戰以來，有些人在「統一」之下加上「戰線」兩個字，未免太過複雜。但所謂「統一戰線」的文字也不少，但似尚缺乏確切明晰的定義；比較特殊一點的，有下列幾種：

一、所謂「戰線」是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實則中山先生所揭舉的國民革命，便是農工商學兵聯合的國民革命，這本來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方略，在抗戰前早已經比進行。所謂「統一戰線」之義，如果如此，則亦並無新義可言，自無另玩名詞糊塗之必要。何況中國社會階級發達不顯顯，事實上僅有大貧小貧之分，任何階級間利益只有在合力對外爭取民族獨立之後，才有實現的可能，而且農工商學是職業的分別，並不共階級。

二、所謂「戰線」是各黨派的聯合。實則抗戰以來，全國一切力量，均已集中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抗禦暴日。即以共產分子而言，亦早已聲明，不但以國民黨之主義為主義，而且對領袖矢赤誠擁護之忱，想其共產分子應贊成其向此發露之反正宣言而奮鬥，此外別無問題。有些人認國民黨應聯合成爲統一戰線，再消滅其他黨派，便加入這戰線。這極把「戰線」字做組織解釋，固已新奇；且五萬人之共產分子對二百萬人之國民黨，則稱聯合，而對於其他次於十萬人各黨派，則謂應消滅之，在理論上自亦欠缺一貫和公平。退一步言，即使這種變包案式的組織實現了，也只能對黨員發號施令，對其餘四百萬以上的人爲又怎麼說呢？更有什麼合宜的組織呢？

總之，無論言抗戰或建國，要團結一均爲第一要着。統一便是統一，何必畫蛇添足？要完成統一，對於法治觀念尤要有充分的培養。所謂法治觀念，一爲守法，亦即守紀律之意，約法是我們的根

本大法，此外即政府法令，尤其是戰時法令，均應廢棄違背。二爲制法，亦即制度化之意，一切口號標語，僅能視爲精神教育之工具，更不能即以此爲根據而對人民直接執行，必須制取法律，然後人民才有服從的義務。此不僅爲集中抗戰力量所應注意之點，亦爲到達憲法必備之基本條件。

因此有一位新泰論先生對「統一戰線」下了一個總判斷，認爲「統一戰線」乃是反統一的，是要反對政府的真正統一的。他說：

「最近有些奸人好市『聯合戰線』、『統一戰線』乃至於『同盟者』的名詞，這些名詞不要詳細說明他原來各有立場的涵義，從表面上就可以看出他是反統一的，他要想在戰爭的絕對統一力量之下，保存他的立場，因爲保存他的立場，就要反對政府的真正統一。他個個明隨着戰爭的發展，三民主義要完備，展其統一性，他又無法抵抗這種密觀的趨勢。所以就帶着這些帶有掩護自己作用的名詞，來運用鬥爭手段。……我們敢鄭重的說，在這種抗戰之中，不容許而且不能建立兩個國，……就不能有許多反統一名詞」。

第四章 文化界第二次對於統一問題的論戰

這裏所說的是廿七年十一月至現在這一段時間文化界在重慶活動的情形。

一 論戰的起源

自從武漢撤退以後，抗戰轉入了第二期。第二期抗戰在一方面講，是我方轉敗爲勝的關鍵，在另一方面講，也是抗戰過程中最嚴峻的一個關頭。因爲第二期抗戰的主力作戰地帶，已經轉入平漢粵漢路以西，敵人的強點已經移向最後根據地——西南腹地。我們如不能消滅它，它便要吞滅我們。

在這種嚴重關頭，大家不由紛紛感到抗戰前途的嚴峻性。因而大家便紛紛迴身檢討自己的缺點，挽救缺點的方法與消滅缺點之途徑。在這紛紛討缺點聲中，許多論辯自此而起，而統一問題論戰則其最重要最激烈者。

二 論戰的核心

二十七年十一月以後，文化界論戰的核心，已非「統一」的意義，或「統一」有沒有「戰線」。根據第一次論戰的結果，知道統一是有戰線的，統一的意義也是很清楚明顯的，所餘下來的問題只是實際上我國統一有沒有缺點，以及這種缺點怎樣去挽救等等實際問題。這些實際問題，便是目前論戰的核心。

三 論戰的開場

說句良心話，觸發統一問題大論戰的是毛澤東：論新階段一書及中共六中全會決議表及宣言一文。在這兩篇文章上發現許多站在國家統一抗戰勝利的立場上所不應有的言論詞句。這種詞句言論引起了許多責難、評議。統一問題論戰序幕逐漸展開。今舉對於論新階段及中共六中全會決議的批評文字兩篇，以示輿論之一斑：

中共六中全會決議案的觀察

「中國共產黨擴大第六中全會決議」的原文，我們在二十三日的新華日報讀過了。照該文分的段落看起來，他的內容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說明這幾個項目：（一）中華民族十六個月抗戰的基本總結，

(二) 目前抗戰形勢的特點，(三) 全中華民族當前的緊急任務，(四) 國共長期合作保護抗戰建國大業的勝利，(五) 民族自衛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

無疑的，這個，議定共產黨在最近的一個抗戰階段裏，對於他的主張和行動上的一種綜合的檢討的結論，基於這種結論，發生新的認識，把新的認識反映出新的行動的方針。這個決議，自然在共產黨本身說起，是一種對共黨本身與黨外的表示，今後行動態度的宣言。這個決議中的結論如何，是與我們整個的抗戰建國過程，有着相當的影響，我們爲了整個的抗戰建國的力量加強計，爲了整個的三民主義徹底的實現計，爲了國民黨的領導力的擴大和健全計，我們不能不對這決議，在這裏予以更激的剖視與批評，以促進共產黨人和全國人士的更進一步的認識。

我們知道，一切的政黨的主張，都根據於現實的歷史的條件與歷史的認識，所謂把握着「歷史命運」，「實現歷史的使命」的理論與行動，都是要基於他的認識與行動的成績而作其本身存立價值估定的標準。一切向政黨之中所以要以「中心作用」，以至「向心作用」，都是由這種客觀的條件促成的。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所以能領導一切抗戰的責任，所以成中國唯一的政黨，就因爲他在認識和行動上，早就把着歷史的要點，有事實在那裏證明着，那些事實證明，是真實的反映，誰也不能否認的，也更不爲僅僅引用歷史的辯證法，所能否認了的。一句話說，國民黨之所以能夠領導起這次抗戰建國的偉業，決不是自今日始，今日所見到的不過是數十年來理論與行動的結果而已。因此我們早就逆料到共產黨必須改變他的主義，來適應現實的歷史條件才成的。我們更進一步希望共產黨的朋友們，早早接受三民主義的理論，認識他，信仰他，誠懇忠實的去實現他。在抗戰發動之初，我們即有這種忠告。在所謂「抗日十大綱領」中，共產黨所表現的態度，固然我們不能否認，共產黨新的認識的正確性，然而就三民主義的原則上嚴格的觀察起來，卻不能說是十分徹底三民主義化，這是我

們覺得有點遺憾的地方。在中共這次的決議裡說「國共長期合作，保 抗戰建國大業之勝利，為三民主義的中華民族前途計」，「再一次懇切的正宣宣言，中共共產黨對於維護三民主義，擁護 蔣委員長領導之政府之熱心誠意」。這等語，我們真以為蔣委員長有，很可以交出共產黨朋友對三民主義的認識，且漸漸多了。我們覺得這話是真是假，受感觸的，不過在次際。這有一些似乎意識含混的名詞，容易被人發生誤會。比如「抗戰建國合作」，「鞏固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從民族利益」，「一切為着抗戰勝利」，「一切為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發揮抗日抗戰的最大效能」等等，似乎談到「抗日」而遺掉了「建國」，我們要知道「抗戰與建國並行」是國策當臨時全 代表大會宣言中早就說明「於抗戰之中，加緊工作，以完成建國之任務」抗戰建國綱領即是依據這個意思而製定的。若是僅提到抗日而不將「建國」聯繫在一題，恐怕容易發生誤解，以為共產黨則抗日是為抗日而抗日，以為共產黨之擁護三民主義，縱然是長期的，也是以抗日的期間為限的，縱然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也是在共同抗日的條件下實行的。

▲第六中決議又說：「中國共產黨與國共兩黨合作的最佳形式，是共產黨加入國民政府，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不在國民政府三民主義青年團中進行「救救共產黨與活動」，這種說法我們以極客觀的眼光看起，不能不佩服共產黨朋友對於建設三民主義表現的相當的具體化。但是我們所以以為極端，是尚未能進一步求其具體化。而且還有一點理論上的矛盾，就是「合作」與「信仰」擁護與實踐的區別，要弄清楚。國民黨自抗戰發端之時，即時時時時希望共產黨與國共兩黨能進一步由認識三民主義而信仰他——但尚不一定要求為上不加於他，皆自願信仰他，時時時時望大家出於衷心擁護之信仰，第二期的國民革命「客觀的要求」加入國民政府，去實現共產黨與國共兩黨合作之目的。這希望原意是希望國共合作之「合作」的。要說也是希望能達到「信仰」與「擁護與實踐」。現在「共產黨第六中

決議」所說的合作的具體形式與內容，似乎是超越了「合作」的範疇，而實際上名之曰「合作」時，也只限於「合作」，這不是犯了理論上的矛盾嗎？

魯共、中決議裏又說：「中國共產黨員必須加緊認真提高全國理論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太林的理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實際經驗，生動的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鬥爭中，來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樣是不是加緊「自己崗位」的力量，是不言而喻的了。加緊了自己「崗位」，即在理論上、實踐性上，那麼所謂「生動的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鬥爭中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不是一以三民主義去研究共產主義的注腳？是不是一共產主義為體三民主義為用」的來實現共產主義？像這樣的疑問，我們以為，一般人對於共產黨總會要有的？果然這是這樣，那麼共產黨的朋友對於所呼出的「擁護三民主義」「實現三民主義」的口號，當作何解呢？

兩黨間的具體政策，在中共六中全會決議裏也有着不少的說明，比如在「全中華民族當前的緊急任務」一段中，謂：「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堅決抗擊到底，克服悲觀失望情緒，反對『投降投降』等語，我們是十分同情的。像『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激發民族抗戰的熱忱和生產熱忱，實行相當的必要的民生改善』，我們也都相當同情的。不過我們還要激厲瞭解的是像『國防教育』和『民生改善』，一定要有『精神的原素』在內的。這是怎樣講的呢？所謂精神的原素，就是說要合三民主義而信仰心理，國防教育不錯是使一般人民瞭解抗戰，民族的自衛，但是以提高三民主義所謂的國有的道德精神，固有所愛家族，愛鄉土，愛國家的心理為前提，才成的。改善民生，當然在目前是必要的，但是絕不要忘掉以軍事為中心的改善，也不要忘掉三民主義上建設的基礎。我們要知道，十月革命以後，人民是怎樣忍受飢餓而從事於革命建設，我們知道現在法蘭西在怎樣全國增加工人的工作時間，去趕戰務呢？

至於關於民族政策，在中共六中決議裏謂：「團結中國各民族——漢、蒙、回、藏、苗、僮、夷、番」爲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國存」，這種說法原則上我們也是同情的，不過我們要知道關於國內民族政策，國民黨在第一次全國大會宣言裏，早已說明各民族的自決權，必須在反對帝國主義成功之後，才能開始承認。在這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更明瞭的說明：「吾境內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壓迫，無自由意志之可言」，那樣所謂「團結中國各民族」在解釋當然要以文化較高的漢族爲中心，去領導其他各民族，共同抗戰的。不但中共的朋友們至今似乎尙有不能明瞭這個意思的，比如在本月二十三日新華日報社論「持久抗戰與少數民族問題」中，謂：「解決少數民族問題，最重要的關節就是要反對大漢主義，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實現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說的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建立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自然老實的說，中共的朋友們也並不瞭解於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的原則，不過在抗戰未取得成功以前，我們不要驚慌的實行各民族自決的辦法，以致反動少數各族團結的力量，我們更不能認夏漢族爲中心去提攜各民族總辦法的原則是不對，這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關於中共六次決議的批判，在這短文所說的也只僅於這幾點。此外本月二十四日西南日報的「評中共六中會決議」的社評內，也有一些意見，讀者不妨參閱一下，以補本篇所未言及的地方。在那篇社評裏，對於中共對民族問題的意見，也有一段辯正，謂：「就『決議』的各項問題中，有一點使我們萬難同意者，即於『團結中國各民族』一下括弧內……『落族』一語。滿洲民族經前清數百年的同化，早已成爲大漢民族了……所謂滿洲人又大半是國內移殖的同胞，日寇因爲要在長白山下建立『滿洲國』所以……演一幕『民族自決』的醜劇，中共何以亦找出這已不存在的名詞來呢？在日寇及其工具，正在製造『國內少數民族自決』空氣的今天，中共應特別留意也」。

以上所說的，在中共的朋友們看來也許以為是「吹毛求疵」，失之「太瑣碎了」；不過我們站在國民的立場上，對於中共對政治認識的敏銳和對於中共之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說法，是表示敬佩的；惟其如此，我們也就對於中共的希望是更深切一些，我們總是希望中共能夠在最短將來更比「合作」還進一步來實現真正的三民主義；那麼今日在這裏的一點批判，只能算是具有「責備賢者」的意義而已。

(前途旬刊)

2 評毛澤東先生「論新階段」

張洵中

一 引言

共產黨昨日用「馬克思歷史主義」來「飛躍」，來「割斷歷史」，企圖以無產階級（可憐的無產階級！）包辦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今日覺得這個「歷史」「割」不「斷」，於是又來用「馬克思歷史主義」承認中國的民主革命階段，說「不應該割斷歷史」，須反對包辦，「幫助國民黨發展」。

天下原有這樣的「馬克思歷史主義」！我到今天才恍然大悟。謝謝毛澤東先生！

這種類似奇蹟的「歷史主義」，是怎樣造成的呢？原因是：今日的國民黨發展成爲中國「第一大黨」了，共產黨的發展與存在，「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二萬五千里」的逃命事實，就是一個歷戰心落的大教訓！國民黨既是「第一大黨」了，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只得讓它去完成，我們共產黨則惟有等待它任務完成之後再來實行社會革命了。這便是他們所謂「老練的作風」！也即是共產黨過去的盲動階段的自我批判！

毛澤東先生對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就是這個自我批判的具體表現。而所謂「新階段」，就是

批評之後繼續路線。這個新路線不是別物，就是由官動主義走入機械主義。但這只是相對的區別，嚴格的說明，在官動時代也還是機械主義；機械主義今日，也並非不是官動主義。

現在抗戰進入第二期了，據共產黨人的意見，則是到了「國」新階段，轉「中國準備反攻之階段」。可是「困難」重重，共產黨人却利用此「困難」而向「民族形式」進步，期以「鞏固」自己，「發展」自己，造成將來再度革命。因此，抗戰的「新階段」，也就是共產黨的「新階段」。怪不得他們笑臉頰開，喜形於色了！

我們去信教毛澤東先生的「論新階段」時，首先便須了解這話，否則，便會不得其門而入！

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錯誤

他何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之特點去用它」。這話好向。但怎樣「應用它」呢？在我們看來，應該之一般地主張由資本到社會，特殊的反對階級鬥爭的社會革命辦法。要不然，就無視了「中國之特點」。可是在毛澤東先生却並不然。他所謂「特點」，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式」。而所謂「具體」馬克思主義，意思亦祇是說：中國要實現共產主義，便須「通過」這個「民族形式」。

他們在官動時代，曾經把「國際主義與內容民族形式分離起來」，現在則覺得這是「一點也不價國際主義的人們對辦法……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這當然是進步，但進步得不夠，因為他們口中的「民族形式」，其內容與先前的「民族形式」一體得過而；其主張「通過」中國的「民族形式」再來實行社會革命，就是一個證明。那末，這這成其爲「特點」嗎？

中國「民族形式之特點」之一，是反帝國主義的，這已爲毛澤東先生所承認。算不得什麼。真正的特點是：於反對帝國主義「專制」共產主義當中，又反對自己政權的私有資本主義。這才是中國

「民族形式之特點」。「按照中國」這「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其結果，中國由資本到社會這一端和平轉變的姿態，沒有了暴力革命。

他們不懂得這些。其把「民族形式」認為是中國的「特點」，其實他們連去會反對「邊疆民族形式」而說。於此可見「通過「民族形式」的用心，是在利用它來保存其共產黨之「獨立性」；以爲來日再度革命之用。叫得「耳聾」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出發點亦便在此。我從前曾說過：「統一戰線等於不統一」的話，至今益信。因他們「所謂統一戰線……是拿兩個以上的階級與黨派之存在作前提的」，他們認爲「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政黨是專爲資產階級這世界的。但將來還有無產階級這世界，故共產黨亦非存在不可。「在共產黨，無產階級世界之到來，必須用革命手段從國民黨所創造的社會中奪取出來。他們憑着這個邏輯和根據，故「堅持統一戰線……堅持黨的獨立性」。他們眼中的統一戰線，既然要用暴力去催生，故一想到這個需要上，便不得不保存實力之想，可是又不能明白說是我要留作將來社會革命之用的。要於自己無損，又可使國權無人聽了高興，花「巧語」，便由之而產生了；說：「國共兩黨都有軍隊——這個特殊歷史條件造成的結果，不是缺點而是優點」，不就是嗎？

共產黨在資本主義已經成爲硬殼的先進國裏，說出上面這些話，還有策略上的作用。但在中國則不然，因爲國權就是「共產黨理想爲革命的最終目的，現在更是在初步階段的實現它。故感覺愛好社會主義，主張共產的人，在中國亦無所期待於共產黨。這話，「以兩黨爲前提的統一戰線」，就沒存在的理由了；「均權取消」國民黨本是黨國論；此在毛澤東先生已經承認；那末，以國民黨來統一軍隊，當然，「合併的軍閥行爲」的。

三、對三民主義的解釋

毛澤東先生既然認爲三民主義，主張兩次革命，按着歐洲的道路亦步亦趨，對於三民主義便不能不曲解了。因寫三民主義有兩個任務，可以說是「雙胎」的主義，就玩階段說，它是求中國獨立的民族主義；就未來階段說，它又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共產黨要包辦世界革命，國際社會階段，便不能不分裂三民主義的後一個任務，而予以歪曲。因爲有了三民主義的後一個任務，便沒有了專門發售屠殺鬥爭辦法的共產黨！於是乎乃不得不把三民主義片面化，純「資產階級」化！

他們說：三民主義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正是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所要求實現的總目標，也是全國人民的總目標，並非某一黨派單獨要求向東西」。就講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罷，它們就是資本社會的「民族」「民族」和「民生」之內在的產物。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者來摧殘中國資產階級的一切利益，也即是摧殘他們的基本利益。這便是他們信仰三民主義的原因。所謂「共同建國」，則是「幫助國民黨」建設民主國家的意思。因爲這樣，所以他們說「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還非共產黨照馬克思的辦法來奪取國民黨的現存政權不可。因「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與三民主義有別的」。

的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有別，但也只是共產的方法「有別」而已，目的則相同。所以孫中山先生說：「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只是在方法」。因爲「民生主義之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共處」啊！那裏把「三民主義的任務」，限制在「現在的實際任務」，抹煞它將來「的理想任務」——共產，這豈不是一個大歪曲？

不錯！「只有現時的實際任務獲得盡可能澈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據有基礎地發展到將來的遠大理想那個階段去」。三民主義不就「既不忘記「遠大的理想」，又不忘記「現時的實際任務」的主義嗎？

你們可不是這樣看啊！蓋你們把「現時的實際任務」看作是一般的、與歐洲資本主義毫無不同的「任務」去了。認爲「一展到將來這大理想」的社會階段，還是階級鬥爭的作風。這一個不同點。但究竟比存時進步了，倘能於共產黨主義（或飛躍主義）之後，又拋棄其機械主義，庶幾乎距真理之門不遠矣！願共產黨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四 「聯盟」理論「民主」理論之批判

據毛澤東先生的高見，所謂「聯盟」，是以「國共兩黨作基礎」的「平等形式」的聯盟，以此，他「批駁一黨主義」，主張「各黨各派」的多黨政治。並大拍「三黨、國家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國會派」的馬屁，說出甚麼「其他黨派同樣有光明的前途」的逢迎話，以爲自己獨立發展聲援。但此在稍具頭腦的人，都知道這是在利用他們，其用心叵測的。毛澤東先生的意見不能討好於國家社會黨，不就更明證嗎？因爲國家社會黨反對「軍閥與特殊主義發生關係」，並主張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託之「蔣先生手中」。此外還主張取消「特區」，說那是「避於封建割據之局」的反動行爲。在這些上面，幾乎與我們無黨派派意見完全一致了。共產黨既不反對蘇聯的「一黨主義」，則就國民黨的最終任務是在共產一點而說，三民主義的「一黨主義」亦同樣不應該反對。

至談到共產黨員加入國共問題，此在原則上當然是歡迎的。國民黨臨全大會宣言中就曾以此爲「惟一希望」。但這是條件的。你們又想用民十三年的合作途徑，讓你們個別加入保存其組織。則只是幻想！就「公開」把「名義交與民黨領導機關」，亦不能成功。主要的條件是要你們取消共產黨組織而所謂「特區」政府，並交出八路軍，這是一個關鍵。所謂「一黨主義」，當然不是不准你們加入。

共產黨人既完得要加「國民黨」，才能表現「密切」，有「利於團結抗戰」，則「一致加入」，豈

不但是「爲民」、更有「利於國諸抗戰」嗎？

要再問：「爲民」與「爲國」的論證。

所謂「爲民」、所謂「爲國」、只是其民主形態甚歐、資本主義的民主形態呢？還是三民主義的民主形態呢？前如所說，固如是「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自始是一個進步。其實，這「爲民」與「爲國」的自今日始，才表革命成功以後就是了。不過，因爲種種客觀原因，沒有完全實現。所以，雖然說「爲民」與「爲國」，仍然不能說是專制的或君主專制的。然則，共產黨那「民權」與「民主」的自始，與「爲民」與「爲國」的自始，有何不同？

但，中國之「三民主義共和國」，則言之具有特殊形態，不同於歐洲的一般，不已明甚嗎？特別之特殊那？則在所謂「有資本、以「共濟」作最高理想和極目的。因有這些特點，故其「民生」、「民權」、「民主」，都不可缺的，實際利益及於全國人民。

所以，說中國之「三民主義共和國」、固絕對，但不可硬化了。共產黨人把它「意義束縛在民主革命階段之內，謂：「此所說就！」否認私有財產制；！也不是社會主義」，以爲繼「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後，才談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辦法，來產生一個俄國式的共產主義共和國，並由這個共和國來打「大同世界」的印。那是錯誤的，爲機械觀點！

五 尾語

本文算是對毛澤東先生「新階段」，作了一個理論的批評了。希望他們在此「新階段」中有新覺悟，不要利用抗戰的「新階段」來作爲自己「鞏固與擴大」的「新階段」，則幸甚矣！

（血路四十八期）

四 一封公開信的反響與糾葛

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的再生週刊第十期上，發現了張君勳先生「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這封信是針對毛澤東：中共六中全會報告書——即論新階段——而發的。其中提出數要點多言人之所未言：

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

張君勳

澤東先生惠鑒：頃讀 先生六中全會報告書，剖析抗戰情勢至為詳盡，且抱定長期作戰政策，決心尤為堅定，佩仰無已！竊以為戰事勝敗，為民族之存亡，非獨一黨一派之利害，彼日人先以兵力佔吾領土，繼則組織偽政府以代之。夫政府者，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者也，此而可以由敵代為指定，何異乎中國之為未成年者，而須由監護人代行使其權利？澈底言之，不啻彼自居上國，而以中國為被保護國，此而可以容忍，則更有何事不可容忍，故以我為中華民國應繼續作戰，而不可以言和，者以其視吾國為可由彼處置一片土地，而不視為平等獨立之國家故也。日人所提條件，有時出於近衛，有時出於板垣，要不外二端，一曰國民政府改組，二曰偽政府合流，意即反對蔣先生，此兩條果有人起而接受之者，則國民政府降而與漢奸為伍矣。日人既已提此二條，其心目中已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更有何和議之可言，在我更何從有妥協之可能？惟其然也，今後之國家，除國內團結以圖作戰之持外，別無他途。雖然，國內之團結，如何而後可以永保，不能不惟先生與所率領之共產黨是望矣。第一、號為近代國家，以統一為特長，尤貴乎軍政禮之統一，英美法法等，何嘗一國以內而有兩種軍隊，誠以軍隊之統與任命，必須出於一源，而後行動乃能一致，而 先生文中，曾有下列語句：

「國共兩黨都有軍隊，這是特殊歷史造成的結果，不是缺點，而是優點，由於有兩黨的軍隊，使得抗日

戰爭中，兩黨克盡分工合作的最善責任，互相觀摩，激勵的好處，也更多了。依吾人所見，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可使軍隊與特殊主義發生聯繫，加以資本主義灌輸於軍隊中，則彼等遇國內之信託會主義者，將因而廢道之，反是者，加以社會主義灌輸於軍隊中，則彼等遇國內之資本主義者，將起而推翻之。可見軍隊應有屬於國家，不可屬於一黨。目前之中央軍，不可曰黨軍，且信奉三民主義，未見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線，希冀將來走上專屬於國家下之途徑，當不甚遠。先生所率之軍隊名曰國民革命軍，更望發揚自強，以八路軍之訓練作命與指揮完全託之。蔣先生手中，此所以增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一也。第二、各國之政黨，從無有佔領一特種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國之內，惟有一種法律，一種行政系統，乃能成爲現代國家。其稍有特殊化者，則如阿爾蘭之於英，以資本爲被壓迫者，乃爭取獨立以得之者也。其次爲少數民族，如昔日德意志民族之處於捷克國中。今吾國號爲統一，先生等以維護國民政府自據於國中，而今則特區之內，儼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吾國中凡組織政黨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爲，則中國將分爲若干政區之若干行政區，而國家非限於封建割據之局不止矣。先生等與其同志，以打破割據相號召，更望取銷特殊之制，以增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二也。復此所欲與公言者，則爲共產黨之理論。共產黨之特點，在於所以異於他黨者，在其階級性，在其認定以階級鬥爭爲奪取政權之出路，公等昔年所以特別注意於無產者，且標土地革命之說者，即在於此，此馬克思之學說，而列甯從而實現之者也。乃公等社會革命工作正在進行中，忽而有「九八」之一巨變，於是先生等階級鬥爭之不適於中國，轉而標民族戰爭之說，此種轉變，誠爲國家之大幸，應表而出之者也。然民族鬥爭云者，以全體人民爲主體，不應更有階級之說見，至於三民主義，本以「民族」爲出發點，與馬克思之階級爲歷史支配者，迥乎不同，而先生之報告，乃有下列之語：「雖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

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讀之不是一個真實的馬克思主義者」，自此段文字觀之，似乎信奉三民主義者，即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二者之間，可以劃一個等號，此種說法，不獨使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之內容，更加糊塗，即對於馬克思主義，亦令人有迷離恍惚之感，此種名辭之濫竽充數，在先生文字中之後段，如「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云云，亦事同一律，竊以爲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調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鐵道，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與粉飾之辭，誠語如是，國中各派思想固以救民族救國家爲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此所以促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三也。抑吾人所以爲此言者，皆根據近代立國之常軌而言，必如此，而後抗戰乃勝，慈國乃成，高明定能鑒察。蓋國家遭此大難，其存其亡，固不容整，內部多一分誠意，即抗戰增一分實力，如公所請勸員民衆，與政治民主化云云，各誠信既孚，決無實現之望，苟存一飛先生領導之下，而別有一黨焉，自有黨軍，自有特種，自有馬克思主義，則先生所提出之「長期合作方式中之民族聯盟」，如何有實現之可能乎？目前之困難既在此三點，應謀所以消除之，乃能達於真正之團結，吾輩既存心於禦外敵保祖國，爾念念不離者，爲國家至上之一義，則何必沾沾於一黨一派之利益，而不肯拋棄之乎？吾人讀先生報告，以光明前途展望於國中各黨，因此不敢自安緘默，聊本先生所謂「互相規過爲友朋間之美德」之語而竭誠言之，倘蒙採納，則精誠團結，更進於今日，而一切鼓起民衆以共趨一前之效自見矣，非然者，仍今日之舊狀而不變，則精力之消耗於猜疑與磨擦中者，不知幾何，而天下後世必以抗戰之失敗，歸罪於今日之黨爭，有斷然矣。先生等近年發民族愛國家之心，爲有目所共睹，若能更進一步而圖之，豈獨抗戰之幸，中華民族萬年不劫之基，亦在是也。專此敬祝

奮鬥努力！

張君勸先生 十二月十日

國公師信他人之所為，所以這封信發表之後，立即受到許多人的響應。這說明各黨各派人士不計畛域而贊同張先生的文章，公師信向本文也在各報刊出。公師信風氣之盛，誠一也。就中有一位葉才先生，對張勸先生的公師信表示莫大之贊賞，其文如下：

讀張君勸致毛澤東信以後

張君勸先生在「再生」第十一期上發表的「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我讀過後，有一吐感，願奉告國人。

第一、中國今天需要團結全國，持久抗戰，而並非各黨派以國家利益為重不可。張先生是中國國家社會黨底領導者，今天給中國共黨黨民做辯護說：「吾輩既存心於禦外敵保祖國，而念念不忘者為國家至上之一義，則何必沾沾一黨一派之利益而肯拋棄之乎？」足見得他是如何以國家利益為重了。這種主張，大有補於團結全國持久抗戰之需要，國人應該表示熱烈歡迎。

第二、張君指出反對黨軍和黨區，認定實際是國家的，行政區域不可割據。因此他請毛澤東「毅然首倡以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託之蔣先生手中」，並望「以打破割據相號召」的毛澤東及其共產黨「取銷特區之制」。這是很對的。在抗戰建國時代，在創立一種國家制度的時代，共產黨底政權除劃特區，確有取銷底必要。國人對於這種主張，同樣應該表示熱烈的歡迎。

第三、日本感覺在中國由割據到統一之階段，所以抗戰中的建國是建統一國家。因此不能容許有「各黨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府，自立黨制，自立學校」的特區。張先生向毛澤東說：「各黨之政權，應儘量縮小一特區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國之內，雖有一種法律，一種行政系統，乃能為實現代

「國家」。統一是最緊要的事情。「若國中凡組織政黨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爲，則中國將分爲若干政黨之若干行政區，而國家遂運於封建割據之局不止矣。」這種維護統一的主張，是很值得國人同情和喝采的。

第四、共產黨高叫「鞏固團結」而實際却把持軍隊，割據行政區域，是團結嗎？對於三民主義，既謬言信奉，又謬言別有主義，且任意曲解，現出喧賓奪主的樣子。還如何能使團結鞏固呢？張先生洞悉此中奧蘊，很透切地對毛澤東說：「苟在 蔣先生領導之下，而別有一黨焉，自有黨章，自有特區，自標馬克思主義，則先生所提出之『長期合作方式中之民族聯盟』而有實現之可能乎？目前之障礙，既在此三點，應謀所以消除之，乃能達於真正團結」。這種見解，實爲人所同感，那還不一致地鼓掌稱善嗎？

凡此種種，都證明張先生的確實以民族至上爲主義，并據悉「近代立國之常軌」在於統一，且透切瞭解鞏固團結底方法之所存。以統戰建國爲任務的國人，當然要贊成張先生，以助成其主張之實現。

我們，我底朋友和我，自抗戰以來，對於建國問題的看法是同張先生一線，我們所寫的文章，特別在「抗戰綱要」上的，可作證明。其論共產黨亦是爲了這個，乃共產黨謂復自用，不肯悔改，反謂我們爲「托派漢奸」現在我們希望「新階級」與共產黨，有新的覺悟，不要犯張先生指爲「托派漢奸」，并將其對毛澤東的公報信口雌黃，深切痛反省一下。

因爲這樣，我對張先生而論，想說不盡亦及足以引起你們的諒解的，與會者如何。

第一、毛澤東說：「目前我們寫文章，固然以紀中央軍者爲國黨黨員來向於國人。張先生說：『目前之中央軍不可自爲黨』，是很對的。它在最初叫做國民革命軍，以後叫做國軍。現在又叫做

國民革命軍之組織，皆公而不私，團體不黨。國民黨在實踐上尚且如此，是過猶不及了。張先生說，國民黨掌握政權，所以國軍有黨軍之稱。一國只能有一種軍隊，共產黨要掌握政權，就是實則亦不應該有軍隊了，如果有，那是私而非公，黨而非國。總之是真正的「國共兩黨都有軍隊」，我們亦只主張共產黨交出軍隊原因。

第二、張先生「以一國之內惟有一種法律，一國之內系統」總合「近代立國之特點」；「憲法」為重要。因為近代國家只統一為特徵，所謂民主，亦立足於此一之上；民主是統一國家政治制度。只有中古的封建國家組織劃一的。毛澤東及其共產黨，因為在鄉村時蘇維埃運動有了八九年，而鄉村經濟是封建性的，農民地方性的，其蘇維埃運動原本身也很不是一種地方軍事割據，所謂蘇區不過中古的一個小邦而已。以後到陝北，論「估計到中國人民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今天還不贊成蘇維埃制度等實」(陳紹禹)，改為特區即邊區，即「完全保留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組織制度」(同)，還有組織封建割據底色等。張先生以近代的政治思想和國家制度告訴他，非常適當。希望他仍拋棄其思想底底民意識，痛改前非，統一足中國今天獨棟的鑄製。不論抗戰也罷，建國也罷，非痛感不可。其詳在我版「中國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上，不用贅說。

第三、張先生指明共產黨不應將特殊的主義灌輸於軍事和教育等方面。所以他有一軍隊應屬國家「不可使軍隊和特殊主義發生聯繫」之語。但共產黨應以國民黨為首，將舉出國民黨以轉轉轉的主義灌輸於軍事和教育等方面的事實來。張先生遂編為辭道：「三民主義本以民族為出發點」，所以軍隊「信奉三民主義」，可見有何等特殊之政治路線」。是問。而且各黨各派一致贊成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就是共產黨也應這樣，且尤像這樣，可見三民主義已羅一般化了，感得全國人民應共同信奉去了。那末把它灌輸於軍事和教育等方面，不是應該的嗎？誰反對這個，誰就反對民意，誰

就應該被反對。

此外，我覺得很遺憾，有胡先生已代表中國國民表示出他們對於國家至上主義和建設近代國家的態度，主張共產黨取消邊區，把八路軍完全交軍事委員會，并放棄其特殊主義了。我希望全國高論界和文化界，政治界和政學界，討論張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現在多說話，將來少糾紛，切勿等閒視之啊！

一九三八、一二、二四（抗戰與文化二卷三四期）

但是在這聲浪的高潮中，也有一點小小的逆流，那便是所謂林北麗女士事件。有一位林北麗女士在一月十四日的新華日報來論欄發表了一封「請教張君勳先生」，站在「帶姪女」的地位上，對「張世伯」大肆攻擊。結果却引起了輿論的駁斥。「朝女子」的臆論理論被打得粉碎。

這位林北麗女士的來歷，有人加以推考，據說是一位立法委員名叫林敦白林先生的夫人，所以又可稱為林北麗女士。又據一位林女士的中學同學說，林女士秉性頗屬闊朗，向不參加政治活動，這次突如其來的參加最嚴重的統一問題論戰，其中不無蹊蹺。說不定還是林立法委員的手筆，冒了林女士的芳名。根據漢口時代林敦白否認親筆簽名函件（見陳獨秀事件）而被罵的事實，這種推測倒也不無可信之處。現在我們且看林女士的原文：

請教張君勳先生

林北麗

君勳老伯左右：西來後，久思詣謁，以人事牽率，數數未果。昨於報端獲親大作「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驟讀之，語長心重，誠長者之言論如也；願淺學如北麗者，再四推誦，轉多來解，竊疑長者所云云，不惟不足以感召毛先生，將使熱心抗戰與團結者，不因毛先生之報告書而削弱其信念，而反因長者之一書，起猜疑與磨擦之漸，甚且變本加厲焉，其影響且猶不止如長者所云「精力消

耗於精兵與廢練中，已也。果爾則長者或亦自悔其立言之輕率，然而晚矣！

長者此番列舉三點，一言以蔽之，似皆為維護中央而致固其威信者，獨借所言多端於事實，非僅理論之未盡善，且由於事實之失真，設小者亦不啻以長者言者，誤以此而懷疑於抗戰政治與軍事之不統一，不合理，則中央威信轉以墜，黨派之分裂障以深，諺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又豈長者下筆時之本意哉？

長者謂：「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可使軍隊與特殊主義發生聯繫」，此大謬也。世界上任何國家，必有所以立國，立國之道，主戰而已。故軍隊在一方面固可為國家之工具，而另一方面，必其能為此一國家所以立國之主義而奮鬥，其軍隊始有價值，其軍人之流血，乃不為無意識之犧牲；若但標榜曰「軍隊應屬於國家」，則今之滿洲國固亦自號為國家，且已取得長者所崇拜之德意志國家之承認，吾人亦將率軍隊屬之乎？不特此也，今之華中東北偽組織，亦自稱代表中華國家，吾人亦將率軍隊屬之乎？不問所以立國之主義，而僅問其屬於國家與否，勢必至神聖衛國之軍隊，凡屬國之異族，叛國之賊子，皆得憑藉其兵力而食之以飽，此其危險為何若？長者亦曾一思之否耶？抑主義之為物，無所謂特殊，特殊云正確云者，特自其客觀與主觀之對立而言耳。矧今日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立國，天下皆知，長者必欲中華民國之軍隊，不屬於三民主義而屬於空洞，邊際之國家，知者或諒長者之忽於擇辭，苟有從中誇言，且與長者之言近於今日滿與偽組織宣傳，而反對舉國一致服膺之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是雖加長者以煽惑軍隊之名，亦無不可，不知長者又何以自解也？「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固父孫中山先生曾三數詞切為國民黨同志追之，長者猶有所曉曉，「見駱駝而駭為馬隨青」，得毋是乎？抑屬此，益嘆長者真不愧為自所鋪張排比之國社黨領袖，宜不知三民主義並不知共產主義為何物也。

長者又謂邊區政府形「割據」。此更遷於事實。原邊區政府之由來，抗戰後北方民衆與軍事間相互維繫之形勢，實使之然。此在淪陷區域之人士，莫不皆知，且莫不皆避其體制，故此爲戰時之產物，而非永久不變之組織。至今中央予以事實上之承認，亦知其有利於抗戰也；況政府之上，冠以邊區二字，同時又受中央之補助，即在名義一方面，亦已與中央政府之有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相同，若如長者言，豈亦將選舉中華民國之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而廢止之乎？有以知其不可也。是則長者之所指割據，又爲「無的放矢」矣！

最後長者致疑於共產黨之努力於民族鬥爭爲放棄階級鬥爭，遂有「不！將馬克思主義暫爲一邊」之說，斯又可發人一噱者也。夫以一階級之政黨，舍其國際性的政黨，而與救階級之政黨，平流共進，以從事於一國對外之鬥爭，此自有其無上之意義，意義如何？蓋今日抗戰，表面上雖僅爲一國對外之鬥爭，而實際則此鬥爭並非一國家一民族對於其他國家與民族之鬥爭，乃爲一民族在其自身與國家解放之基礎上，負有爲「世界民族之和平而鬥爭之義務，更發揮此劃時代之使命者也！此一偉大使命之完成，最受壓迫之世界無產階級，當然解放，慮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正宜摩頂放踵以求其實效，此其一，次則「齊獨一邊」云云，在政客官僚輩固優爲之，忠於某一主義或對於某一學說真有信仰者，必不忍出此，且以今日之中國共產黨言之，不惟對於共產主義爲不忠，對於國民黨爲不信，長者屬望共產黨而以政客官僚之不忠不信督促之，却人君子將視長者爲何如人乎？此其二；至於長者此書意或有託，辭非盡平，此則稍明政情言能諱，非一文字所敢知也。徒以君若日與長者相契，而家毋康白亦稱長者之好學，輒忘其固陋，妄有所感，願長者更一熟思之，則抗戰幸甚！

世姪女林北雁謹啓 二十七年除夕

通信發表不久，便有一位林女士的同學楊明煒君，站在同學切磋學問立場上對林女士的公開信加以

駁斥：

關於張君勳先生的公開信

楊明燾

編者先生：

在再生第十期上讀到張君勳先生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心中起了熱烈的共鳴！張先生在信中提出來的各點，真是能言我們一般國民所欲言！我國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分崩離析，遍地干戈者已將二十餘年，我們一般老百姓陷於水火者亦已二十餘年，看着國家的勢力一天弱似一天，敵人的侵略一天緊似一天，誰不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健全的中華民國出現，重振祖宗的餘烈向着光明的燦爛的大道邁進！北伐以來，我們看見全國在政府及領袖的領導下勵精圖治，努力建設，心中不由自得暗自竊喜。抗戰以來，我們看見全國各方面都瀟灑改悟，精誠團結，服從中央，擁護領袖，服膺三民主義，以統一作抗戰的基礎，予貧婪的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心中更不發驚喜欲狂！而其中尤以中共共赴國難的宣言最令人感泣交并！共產黨在中國自有相當的歷史，他們的領導者中也有不少英俊之士，無疑的在建國工程中可說的一大股力量，只可惜這一股力量在國民革命的初期便離開了建國的陣營，向建設的坦途的反面「背道而馳」，致行將告成的建國大業受了許多挫折，建國的力量反變成破壞的力量，相成的力量反變成相銷的力量，就在這一股可愛的力量在千鈞一髮的民族抗戰中，又復回到三民主義建國的陣營來，這是何何的欣慰！可是共產黨發表宣言之後，對於自己則宣言：「雖能實踐一部份，却未能完全實踐」，致一國而統一與團結未能臻於盡善盡美，而抗戰的潛力亦未能全部發揮。張先生向毛澤東氏提出了一種團結的要求，自然光增加抗戰力量所必要的。毛澤東先生及他所領導的中共對於這種團結一致的要求，似乎也是應該有所回答的。

因此，我們自從看見張先生的公開信之後，就抱着熱望而焦灼的心情，期待着中共同人的答覆。可是一個多月來，中共正式或答覆始終沒有着到，却在共產機關報華日報上看到了林北麗女士的來論——「辯論張勳勳先生」一文。林女士既不是中共負責人，她的文章又顯明爲所謂來論，自然不能代表中共的真正意見。然而自林女士文中文詞詞語聯來着，却似乎可以代表中共及一般精神恍惚者的錯覺。

林女士固不佞在中學時期曾一度同學，數年不見，文章技藝進步至是，真是可敬可佩。然而文章雖美，所言却實謬誤之極。因而引起我發揮一點愚見的動機，以補林女士明見所不及。同學有切磋之誼，諒林女士不以其爲荒唐罷語。

張先生公開信中第一點是要求毛澤東先生將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託之蔣先生手中，以實現自己約言，因爲蔣先生是今日中國最高的統帥，國家的軍隊當然要受他的任命與指揮，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可是林女士却以爲不然，因而提出她的異議的理由。

可是也許是缺少理論的根據吧，林女士的立論却不從實際上立起，而專從張先生的文字上做功夫。張先生說：「軍隊應屬於國家，不應與特殊之主義發生關係」，林女士便說：「軍隊應爲立國之王義而奮鬥，故應屬於主義」，且云：「若標榜曰：『軍隊應屬於國家』，則滿洲國……華中華北偽組織……自稱爲……國家，吾人亦將率軍隊而之乎？」我們讀了這一段妙論後，不禁恍然自失。林女士選用字句的技巧何等巧妙，可是只要我們仔細一想，便大大的發現了破綻。軍隊固應爲立國之主義而奮鬥，却不能說軍隊何要屬於主義，或與主義發生關係上的聯繫，就以國民黨來說，國民黨是建國合法領導地位的黨，他中主義爲導國所共奉，却不付認見有統率於它的軍隊，共產黨稱的「國民黨軍隊」完全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而不屬於於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難道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就有

「天之驕子」的優先權嗎？軍隊應屬於國家，所指的國家當然是本國，不是外國，是「民族性」的，不是「國際性」的。誰又何嘗說過中華民國的軍隊應屬於英吉利或法國西來？且就以國家而言，「滿洲國」倘組織何嘗有獨立國的資格？一班傀儡，沒有人民，沒有主權，連自身的生命都保不住，完全是一班釜底抽薪，何得謂之國家？世界上除了極少數侵略國為自己的政治策略而外，又有誰承認過它們？林女士更欣然承認它們是國家，這不但是無稽之談，就是玩文字的把戲玩過了頭！誠恐「張先生沒有作目的及偽組織的所謂宣傳員」，而女士即身先嘗試了！

其次說到「邊區」，「邊區」本來是一樣非尋常的東西，在抗戰時期需要編織統一的今日，自然沒有允許它存在的理由。因此張君勱先生根據共產黨自己的宣言致使中共迅速廢除此種不合理之割據狀態。可是在這裏林女士又有與眾不同的觀感。她說：「邊區政府是一種戰時體制」，「其由來，抗戰後北方民眾軍事間相互聯繫之形勢，實使之然」。所以「淪陷區域內人士莫不皆知，且莫不皆隱其體制」。可見我們通過各國歷史，也沒有看到戰時有設「邊區政府」的先例，就以法國來說，在歐戰時淪陷區域也不少，可是沒有看到有什麼「邊區」，又以蘇聯革命時列強干涉戰爭來說，烏克蘭，東兩伯利亞俱已淪陷，却未聽說有「烏蘇聯邊區」或「東西伯利亞邊區」的設立。至於說「邊區」的設置是由於民眾與軍事之相互關係，那麼每一個戰區都應改為「邊區」了，每一個游擊區都應設立一個「邊區政府」了，可是那麼一來，中國不變成「邊區」世界了嗎？

林女士的意思或者以為淪陷區內，消息阻隔，與中央政府，聯繫不易保持，所以需要「邊區」政府的設立，以彌此不足。無而事實上，我們知道，淪陷區內到內地的交通並不怎樣困難，敵人的兵力不致分散，只能盤踞點和線，不能盡關面，到處有空隙可以給我們往來。所以山東省政府，河北省政府以及察哈爾省政府都應按照總的秉承中央意志，執行職權。那麼，又何求乎「邊區」政府呢？更何

視陝西並未淪陷？

至於說，「邊區」政府在名義一方面亦已與省政府、縣政府、市政府相同，因而要取消「邊區政府」，便要「廢中華民國之省市縣政府而廢止之乎？」那更是無稽。中華民國的行政系統自國民政府而下，只有省政府，警察專員公署，市政府，縣政府，從來沒有聽說有所謂「邊區政府」。沒有任何法令根據而貿然下斷語，「邊區政府」和省市縣政府「相同」，究竟從何「同」起？我們又知道陝西省本來已經有省政府了，陝北各縣原來亦自有中央規定的縣政府，又何必再來巧立名目，設什麼「邊區政府」？現在所謂「邊區」各地，聽說都有兩個縣長，兩個縣政府，「邊區政府」的縣長有權，中央任命的縣長却無由行使職權，這是何等不合理的現象！要說廢止省市縣政府，「邊區政府」不是在那裏廢止中央規定的縣政府，否認人所共知的陝西省政府嗎？並且，省市縣政府的職權不過奉行中央法令，執行中央所與職務而已，並沒有自立官制，自任官吏（縣長都須由行政院通過任命）以至自立稅制的權利。現在所謂「邊區」之中，則完全別有天地，世間甯有此等省市縣政府？

總之，「邊區」是一種既無根據又不合理的割據狀態，在目前需要統一的抗戰時期，是無論如何不允許有的。林女士不知什麼緣故，却認為「有利於抗戰」，允許其存在，真有莫測高深之慨！

最後說到主義，記得林女士中學時期，當黨一門的成績本來不壞，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似乎應該很清晰的，為何現在倒反糊塗起來？據觀女士所言，女士似乎連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都未能分辨。且把孫中山先生的話斷章取義來說明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爲二而二一而一的東西。豈不知孫先生早就批評過馬克思主義，認爲馬克思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而不是社會生理家。且說：「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馬克思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是完全兩樣的。並且即實際而言，共產主義則盲目的發動革命政策，三民主義則用王道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方法，於是途乖轍別的。女

士將其混爲一談，不僥爲天下笑乎？

女士又勸中共忠於馬、列主義，「摩頂放踵」求其實現，且不要放棄階級鬥爭。但是我們曾經聽見中共自己宣言放棄階級鬥爭，服膺三民主義，分明是諾言在先，現在女士却教他不必實行自己的諾言，只恐教中共行不「信」者不是張君勸先生，而是林女士哩！

或者林女士說這話時，正是上了毛澤東先生的大當。因爲毛澤東先生向來勸他的黨員不要放棄三民主義，同時又做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却不知「忠」只能忠於一，「搗貳」便是不忠。俗語說，「烈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便是這個意思。不然，所謂「忠」云者，也只是騙人的幌子而已。林女士教共產黨既忠於三民主義，又忠於馬、列主義時，亦曾想到此點不？

所以，依我的意見，中共不相信三民主義便罷，若要相信三民主義，便得將馬克思從「擱置一邊」進步而丟入「東洋大海」。不然所謂相信三民主義云者，是決不會成爲事實的。

至於林女士說，張君勸先生所說各點「事有失實」，「說不幸而不「善」讀（張先生）書者」將轉以此「庸人自擾」。據我所知，張先生所論各點俱根據毛澤東先生自己所言，有何失實之有？難道女士所知比毛澤東先生自己知道的還清楚些嗎？所以只要不是「太」不善讀張先生書的人，決不會庸人自擾的啊！

至於說怕說穿了一切容易引起磨擦，因而不說，那是更「要不得」的。今日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期，只有自身的健全堅強方能幫助它逃出魔劫，而要使自身堅強和健全只有拚命找出自己的弱點而加以補救，沒有諱疾忌醫而忍痛含糊的。至於要求不要發生磨擦，那只有要求發生磨擦的來源自己覺悟，不然就是作金人三緘口也是免不了磨擦的。林女士以爲如何？

末了，我謹以至誠祝願林女士康健，並希望我們的中華民國總統一和團結更進一步，不因林女士

的一時之誤有所阻礙！

五 共產黨的答覆

張氏的公開信本來是針對毛澤東氏及共產黨違反統一的行動而發的。林北麓的來論只不過是中途的節外生枝而已，自然不能滿足張氏公開信中的要求。因此共產黨的負責人便被迫而不得不出來作較正式的回答。

共產黨的負責入出而答覆者先後有陳紹禹及凱豐兩人。陳紹禹的答覆發現於其一月十五日延安民衆大會演講詞——題名所謂「舊陰謀的新花樣」——中。凱豐的答覆則見於所謂「兩個全會的共鳴」一文中。

照理，陳凱二人是共黨負責人，所答覆的應該較確實，較光明，較坦白。可是事實上陳凱二人的態度都有點不鎮定，言詞帶有譏罵的意味。所答覆的也都不落實，沒有肯定的結論。陳紹禹，尤其失了政治家的態度，將國民參政會中的言論拿來做攻擊人的工具。

關於陳凱二人的答覆，原文既長，內中又沒有正大的議論，沒有轉載的價值，倒是某雜誌大眾語中一位厲方斌先生的一封「共產黨答覆張君勸」一文，雖簡短而雋采有味，讀了可以知道陳凱二人答覆的內容的大概：

共產黨答覆張君勸

厲方斌

自從張君勸先生「致毛澤東先生的一封信」發表以來，瞬已兩月，在這兩個月中，各方面對

讀者楊明燦敬上 一月三十日

於這個問題都非常重視，並且希望能夠看到毛澤東先生的公開親自答覆。可是兩月以來，毛澤東先生的答覆好像新娘娘似的，千呼萬喚不出來，而在共產黨機關報上先後有林北麗、陳紹禹、凱豐三位，以「琵琶遮面」的姿態答覆張君勸。

這三人中除去林北麗女士的答覆是所謂來論外，陳紹禹、凱豐都是所謂中共負責者，他們的答覆似乎也可以算得是共產黨的答覆。

可是仔細看看陳凱二人的文章內容，始終並未針對張氏所提三點，作正式的答覆，而是一種旁敲側擊的，東閃西躲的回答，宛如一般人所說的游擊戰，令人吞了依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就態度來說，以張君勸氏的信和陳凱二氏的文章兩相比較，我們發覺張氏的態度比較嚴肅，頗有一種政治家討論國是的風度。而陳凱二氏似乎有點過火，在指摘人家的言論中間，不是罵人「漢奸」，就是詬人「主和」，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樣子。

說到文字，我們覺得那位林北麗女士的文章卻還覺得。林女士的文章內容雖然缺乏社會科學常識，她的文字却尚流利通順，沒有外國人寫中國文的那樣難讀的句子。

我想共產黨正式答覆張君勸的文字或許還沒有預備好，如果說以這幾篇文章代表共產黨的答覆正式文件，似乎有點不像樣，不知諸位讀者先生感想如何？

對於陳紹禹的把參政院中言論用作攻訐他人工具一點，在同雜誌的大眾語中也有一篇短短的小評；

陳紹禹與民主政治

蔡 蕭

民主政治最流行的形式是議會政治。在議會中間討論議案的時候，出席議員可以自由發言，其言論對外不負責任。又議案通過之後，即成爲全會之議案，全體議員，不論贊成或反對，皆負其責。這

是議會政治的常例。任何懂得民主政治的人，都可以知道的。

國民參政會雖非議會，但是在形式上頗有議會政治之風。參政員在會內的言論，對外亦不負責任。參政會的決議案當然亦應由全體負責，不能專責提案者。

可是陳紹禹在所謂「舊陰謀的新花樣」一文中，却拿某參政員的會內言論，在會外加以評述攻擊，以攻擊私人，又將參政會已經通過的議案任意指摘毀謗。這完全是不懂議會政治慣例的明證。

本來在平時，一個議員有了幼稚或失態的言論行動，除了使自己的地位低落外，沒有什麼重大關係。可是在戰時，一個參政員的幼稚行爲，任意洩漏會內言論及議案，却在在可以影響抗戰前途。我們爲了抗戰前途，實有請陳紹禹先生從速學習行使民權的技能的必要。

六 所謂「特殊」問題

在統一問題的正反兩造激烈辯論中，發生了所謂「特殊問題」的趣事。

事情是這樣的：自從張君勱的公函信發表以後，大家都紛紛要求毛澤東與中共確切公開答覆。結果共產黨雖先後有了陳紹禹凱豐的似是而非的答覆，但並沒滿足大家的要求，反而引起了大家的責難。於是又有洛甫起來作「遞詞知其窮」的辯護。在洛甫的辯護中提出了特殊的好壞問題，將破壞統一的「邊區」及八路軍等特殊事件，解釋爲好的特殊，以冀逃避罪責。並且說「邊區」的特殊，乃是「三民主義先進的「特殊」，只要全國成爲三民主義新中國後，這種特殊便成爲普通了。

這種狂妄的論調有一位何肇基先生加以駁斥：

「特殊」問題

上面說過，「統一抗日」是打擊敵人的最好武器，而要達到「統一抗日」，則非將目前種種反統一的現象消除不可。其中取消所謂「邊區」，以促進行政統一；與取消八路軍中特殊組織及指揮是其最要者。

因此不久以前，社會上有一部分人便向中共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要求在客觀上着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隨之而起的却是種種辯論，所謂「特殊」問題也是其中一種。這種論法的根據是：「『特殊』有好的『特殊』與壞的『特殊』。壞的『特殊』固應反對，好的『特殊』却應贊成。『邊區政府』及八路軍新四軍的組織既然是特殊的。但是它的『特殊』是好的『特殊』，不是壞的『特殊』，所以不但不應取消，而且應該保存，發揚，並為大家所效法」。

這個論調的第一個漏洞是忽略了「統一」和「特殊」的不相容性。凡是「特殊」，不論是好或「特殊」，還是壞的「特殊」，都必然地破壞「統一」。自「統一」立場而言，好的「特殊」和壞的「特殊」並沒有任何分別。「特殊」是「統一」的毒賊，只要我們承認「統一」為今日中國所必需，就必須絕對否認破壞統一的「特殊」。巧言自飾的將「特殊」分置好壞，會使一般破壞「統一」的毒賊得一遁詞之途。

其次，即使我們承認「特殊」果然有好壞之分，而好的「特殊」果然應該保存，效法；試看所謂「邊區」及八路軍的「特殊」是否真「好」？「好」在那裏？

先說「邊區」。據洛甫說：「『邊區』的『特殊』……就是它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是實現了三民主義的先進的『特殊』」所以，「不但不應反對，而且是應該歡迎效法的。……」換句話說，就是因為「邊區」「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而全國其他各省却並未「真正」實行三民主義，所以

「邊區」才顯得「特殊」。所以全國各省都應以「邊區」爲三民主義先進而效法！

這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論調。我國的以三民主義爲立國最高原則，是誰都知道的。國民政府及領袖十餘年來以三民主義爲建國的準則，也是大家都知道。說中國其他各省並未實行三民主義，而一個以反三民主義爲號召而對陣成立的「邊區」，卻成了「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先進」，這話真是如何說得出口？再看所謂「邊區」內的情形，是否足以代表一個三民主義先進區呢？據我們所知（根據可靠的記載），在「邊區」內是連三民主義書籍也難得買到的。書店內琳琅滿目的不是總理遺教，而是馬、列、斯的新論著，唯物論辯證法。學校裏討論的教授的也純粹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非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先進區應該是這樣的嗎？我們真大惑不解了。

所以與其說所謂「邊區」的特殊是三民主義先進的特殊，不如說是三民主義落後的「特殊」，要特別厲行三民主義化，這倒比較可以中聽。

至於八路軍的特殊，根據洛甫先生的敘述，可分三點：一點是有共產黨的領導，所以八路軍能英勇作戰。一點是給養方法就地籌餉，據說能夠減輕中央負擔。一點是破壞游擊區地方行政系統的統一，據說是爲了建立新的統一的地方政權。這些都是有極大優點的，所以不應取消，應當保存，發揚！

關於第一點，洛甫先生以爲八路軍之所以能英勇抗戰完全是因爲有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及特殊軍政工作方法，沒有這些，八路軍便會瓦解。究竟是否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八路軍就會瓦解，便會失去戰鬥力，那是我們所不敢預料的事。但據我們所知，許多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國軍並沒有瓦解的趨向，也沒有瓦解的可能，他們英勇作戰，其功績不知比八路軍大多少。失去共產黨領導，軍隊即趨瓦解的事似乎有點不可能吧。

至於給養方法問題，據說中央對於八路軍是與其他各軍按額一律給餉的，但據一般戰地通訊看來，八路軍士兵的餉額却比任何部隊都低，其中内幕究竟是什麼原因，誰也不知道。但據洛甫先生所說，原來是八路軍不住的在擴大。這種擴大是否經過中央同意，我們不知道。但如沒有經過中央同意，那麼餉銀不夠，中央就不能負責。八路軍也無法要求中央予以額外的加餉。更不能因為中央不能無限制的加餉而就地籌餉，而擾良民。

至於破壞地方行政統一而加騷擾，是極沒有理由的。任憑說得天花亂墜，總不能夠解脫破壞統一的罪名。

總之，「特殊」既不合於「統一抗日」的政策，「邊區」及八路軍的「特殊」又算不上什麼「好」的「特殊」，我們不應再事留戀。我們應該毅然決然的取消其，促成真正的「統一」，實行「統一抗日」。

（節錄民意周刊七十一期何肇基：統一抗日與防共抗日）

七 結語

自從所謂「特殊」問題之後直至現在止，新的筆戰未復發生，統一論戰可以說暫告一段落，但是論戰的結果如何呢？可以說沒有結果。為什麼？因為第一、毛澤東對於張君勱的公開信始終沒有親自答覆；第二、中共對於張氏的答覆，也是不得要領。因此我們可以想到統一論戰將來也許還要繼續下去。要終止統一論戰，解決統一論戰的風波，只有中共改變態度，接受大家的要求，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的雙重指揮，取消破壞思想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宣傳。

編後餘話

編完了這本書，我們有幾點感想：

第一、統一問題論戰產這危急存亡之秋發生是不應當的。因為在這民族抗戰中誰都應該統一己的意志，共商一理，同仇敵愾，對於抗戰最基本的統一問題，不應再有意見上的分歧。

第二、統一問題論戰的解決只有共產黨改變態度，實行自己的諾言，取消「邊區」，改變八階級綱領，放棄共產黨主權的理論。

第三、在抗戰中，我們希望統一問題論戰能得到適當的解決，國家的統一得以更進一步，抗戰的勝利早日實現。

討論大綱

一、中國統一運動的過程

- 1 中國統一運動的領導者是誰？
 - 2 中國統一運動的進程有那些？
 - 3 中國統一運動的經過大略何如？
 - 4 中國統一運動的意義如何？
- ### 二、統一問題論戰的發生
- 1 統一問題論戰的背景何如？

三

- 2 統一問題論戰發生的近因為何？
 - 3 統一問題應否發生論戰？
- 第一次統一問題論戰
- 1 論戰的核心是什麼？
 - 2 統一戰線的真正意義何如？
 - 3 統一有沒有戰線？

四

- 第二次統一問題論戰
- 1 論戰的核心是什麼？
 - 2 論戰是怎樣開場的？
 - 3 張君勱氏公開信中所提三點要求為何？
 - 4 張氏公開信發表後，各方反應如何？
 - 5 林北原的「請教張君勱先生」引起了什麼風波？
 - 6 共產黨對張氏公開信有什麼答覆？
- 解決統一問題論戰的途徑
- 1 統一問題論戰有什麼結果？
 - 2 統一問題論戰的總結何在？
 - 3 怎樣才能解決統一問題論戰？

五

本書審查證圖字第三七二號

有 所 權 版		統 一 問 題 論 戰
總 經 售	編 輯 及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正 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中 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上南區馬路十二號 拔 提 書 店 重慶武庫街八十三號	
	角 二 價 實	

KBC
 3
 265.1
 1/2